

儿童文学英译之文学性与儿童性抗衡

——以《青铜葵花》英译为例

师莹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外语系, 广东 湛江 524084)

摘要:《青铜葵花》作者和译者对儿童文学之文学性和儿童性存在根本性的认识差异,致使原著和译著语篇特点出现显著差别。相较于原著语篇通过一定距离的语义连贯实现诗学效果,译著通过改变主位推进模式及运用显性衔接手段缩短了原文的衔接距离以关照读者。文学性是儿童文学的本质特征,儿童文学译者不应过度关照读者。充分解读原文的语篇功能和诗学功能,尽力保存原作之文学风格或是儿童文学翻译的基本策略和根本原则。

关键词: 青铜葵花; 儿童文学翻译; 文学性; 儿童性; 主位推进模式

中图分类号: I207.8;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639 (2020) 05-0013-07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20.05.003

On Confrontation between Literariness and Childness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Translation : A Case Study of *Bronze and Sunflower*

SHI Ying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Zhanjiang Preschool Education College, Zhanjiang, Guangdong, China 524084)

Abstract: The author and translator of *Bronze and Sunflower* maintain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 literariness and childnes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resulting in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extual features of the original and translated works. The original work achieves the poetic effect through semantic coherence of a certain distance, but, by contrast, the translated work shortens the cohesion distance of the original text by changing thematic progression and using explicit cohesive devices. Literariness is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translators should not adopt reader-oriented strategies too much. After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original textual and poetic functions, preserving the literary style of the original work is the basic strategy and principle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translation.

Key words: *Bronze and Sunflower*; children's literature translation; literariness; childness; thematic progression mode

一、引言

《青铜葵花》是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创作的纯美小说,它以“文革”时期的苏北农村为背景,讲述了青铜和葵花两兄妹乐观面对苦难的故事。全文可总结为对“美”的歌颂,这种美是主

题、意象和语言之间多重建构的结果。也即,作者通过一系列“宁静和谐与充满诗意的意象”^[1],用简洁流畅、生动温婉的散文式语言,浪漫地呈现了接踵而至的苦难事件,歌颂了自然之美、生命之美和人性之美。可以说,“古典”“诗意”“唯美”是《青铜葵花》留给读者的总体印象。作者执着的审

收稿日期: 2020-07-02

基金项目: 2019年广东省普通高校青年创新人才类项目“系统功能视域下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英译批评研究”(2019GWQNCX156); 2019年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科学研究项目“图画书多模态语篇翻译研究”(ZJYZYB201904)。

作者简介: 师莹(1984—),女,湖北黄石人,讲师,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美追求使小说具有极高的文学性,“具有经典的品质和标本的价值”^[2];同时这种“唯美”叙事得到了广大中国读者的认同,使之成为长销不衰的儿童文学作品。

除此之外,《青铜葵花》还是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的成功典范。在相继出版了韩文版、法文版、越南文版后,2015年英国沃克出版公司推出了英文版,得到英语国家的广泛关注。儿童文学专刊《号角图书杂志》《独立报》《纽约时报书评》都对英译本赞誉有加,不约而同地提到译文用“抒情和引发共鸣的散文语言”描述了“真实”而又“永恒”的故事,可读性很强。^[3]2017年该译本荣获“马什儿童文学翻译奖”和“笔会翻译奖”,显示了英语国家儿童文学界对其英译的认同。

细读英译本之得失无疑有一定的理论启示意义。正如曹文轩本人评价的那样,“我的作品无论如何有中国文化或中国美学,但是经过Helen的翻译,完全保留这些文化和美是不可能的”^[4]。致力于儿童文学文体翻译研究的学者徐德荣等指出,译文丢失的正是原文的风格。“在译作之中,由于句式的擅自改变、选词的不当以及重要文字信息的不当省略,使得原文的风格未能得到忠实再现。”^[5]其中“句式的擅自改变”指译者将原文的“直接引语”和“直接思想”表达方式转变为“间接思想”,改变了孩童的思维风格。^[5]仔细阅读原文、译文后不难发现,句式的擅自改变不仅体现在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转换上,而且贯穿整个译本,可谓译文一大特点。不言而喻,由于英汉语言存在较大差异,译者从事翻译时必然要转换句式,然而“擅自”转换表明译者极大地超越了由语言差异致使“必须”转换的范围,折射出的是译者主体性,想必是译者有意而为之。那么“擅自改变句式”的原因何为?通过“擅自改变句式”,译本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探讨《青铜葵花》之英译或能为上述三个问题提供答案,促进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作品更好地“走出去”。

二、儿童文学之特征:文学性还是儿童性

儿童文学既包括“儿童”,又包括“文学”,儿童性和文学性是儿童文学的双重特性。有关儿童文学的本质之争长期存在:一方认为儿童文学应以

儿童为本位,其题材、主题和表现形式要迎合儿童的审美情趣,反对儿童文学成人化;另一方认为儿童文学就其本质而言还是“文学”,要符合文学的普遍标准,强调儿童文学的“文学高度”,模糊了“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的边界。《青铜葵花》原著和英译本分别代表了以上两种不同倾向。

(一)《青铜葵花》原著:文学性之彰显

《青铜葵花》作者曹文轩本人是儿童文学之文学性的举旗人和呐喊者,他曾多次表明自己对文学性一以贯之的追求。他认为,“儿童文学是文学,它只能把文学的全部属性作为自己的属性”^[6]。由于文学性将文学文本与其他文本区别开来,是文学文本的本质特征,因此“文学性是儿童文学存在的依据”^[7]。这里的文学性已然超越了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定义的“文学性主要存在于作品的语言层面”^[8]的范畴,既指向深刻的主题内容,又指向诗化的语言形式。面对某些儿童文学作品一味迎合儿童读者的低级趣味导致格调不高的问题,他也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儿童观”:“现在我说儿童文学的时候,儿童已经在里面了,但是文学不一定在里面。文学性应该成为我们作家的追求”^[7]。可以说,他的作品超越了严格意义的儿童文学边界,因为他“并没有把孩子作为特定的写作对象”,他的作品“简单的说是为人而写”^[4]。不难看出,相对于儿童文学之儿童性而言,曹文轩本人对文学的美,即文学作品之文学性,非常在意,“并且有一种近乎于偏执的向往和追求”^[9]。

《青铜葵花》淋漓尽致地诠释了作者对美的追求。除了深远的主题、优美的意象,更有作品散文式语言。全文散落着许多自然景色描写,语言形象生动、意境优美,如诗如画;对人物心理的描写细腻真切、感情深厚,刻画了立体丰满的人物形象。全文句式灵活多变,整散结合,语言变化多姿,错落有致。语句的衔接更是独具特色。作者为了追求诗化效果,并未用表层的衔接手段将句子紧紧粘合,而是故意频繁更迭语句焦点,拉大句子间的衔接距离,降低句子间的黏着性,实现一定距离的语义连贯,给读者留出想象空间。但又考虑到少年儿童文学审美能力,语义连贯的空间距离又不能太大。因此造就了他的语篇特色:句子间既有间隔,

又有联系，即表层的衔接间隔和深层的语义联系，抒情时节奏舒缓从容、意境悠远绵长，叙事时节奏张弛有度，句式灵活多变。

（二）《青铜葵花》英译本：儿童性之关照

《青铜葵花》之翻译始于并不顺利的版权输出。版权代理人向美国市场推介无果，而后才辗转反侧找到英国出版商沃克公司。由于该公司是首次出版中国儿童文学作品，行事非常谨慎。他们先参阅了英国青少年的审读报告，又详细阅读了原著法文版，全方面评估了小说的市场价值，最后在得到中方允诺资助一半翻译费用后方才同意出版。^[10]可见出版商非常重视市场的接受情况，出版商的态度必然影响译者的翻译行为。译者汪海岚（Helen）在访谈中也提到她对儿童读者的关照：“翻译时我们经常考虑语言和文化，但讲故事同样重要。时间、紧张感、悬念、长度、节奏、幽默和对话都是故事的关键元素”。“中国故事通常提供更多信息和重复。这并不意味着一种风格比另一种更好，而是我们有不同的期待值和容忍度”，“如果没把故事讲好，孩子们会抱怨的”^[11]。由此可见，相对于尽力保存原文的文学性而言，出版商和译者更在意读者接受和市场反馈，因此对原著“讲故事的方式”做了不小改动，其中非常突出的就是对句式的改动。

译者为了照顾英国小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能力，把作者频繁更迭的语句焦点合并归类，以保持主语稳定、衔接紧密。英语讲究形合，保持语篇主语的稳定性和主语更替的有序性更符合英文的行文习惯。译者将分散的句子合并归类，缩短句子间的衔接距离，用表层的语言衔接替代深层的语义连贯，以便提高译本的可读性，减少小读者顺利阅读需要付出的努力。如此造就了英译本的语篇特色：句子主语稳定，句间连接紧密，抒情时节奏紧凑，叙事时使用显性衔接，反而舒缓了节奏。

（三）文学性与儿童性之博弈

由于《青铜葵花》作者和出版商、译者对儿童文学双重特征——文学性和儿童性的不同取向，原著和译著的语篇特点呈现很大差异。译者改变原著句式，缩短句间的衔接距离，增强了译本的可读

性，但同时消解了原著的文学性。“语言的任何一种表现形式都是文学家潜在的艺术材料，常常被用来营造特定的诗学效果”^[12]，原著句间的衔接距离就体现了这种诗学效果。如果随意将分散的语句合并，缩短语句的衔接距离，必然会改变原著的叙事节奏、消融原著的高远意境，导致语篇功能和诗学功能受损。如果译者将合并语句当作一种行之有效的翻译策略，不分场合、不假思索地加以运用，那么更会犯逻辑错误，甚至损害语篇的概念功能。

文学性和儿童性是儿童文学的双重属性，但谈及儿童文学，人们对“儿童”的关照似乎远远超出了对“文学”的关照。“儿童的发现”“儿童本位论”都强调作品的趣味性、游戏性和可读性，往往忽略了对文学性的坚守。儿童文学属于文学，意味着儿童文学首先要受到文学的普遍标准来检验，文学性才是使儿童文学成为文学的本质特征。“儿童文学必须是文学的，也只能是文学的”。^[13]

在儿童文学翻译领域，译者往往考虑读者的特殊身份，“读者关照”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从选词造句到语篇衔接再到谋篇布局，译者无一不考虑小读者的语言能力、审美能力和阅读习惯。芬兰儿童文学翻译家 Riitta Oittinen 更是观点鲜明地将自己的专著命名为“为儿童而译”^[14]。这本里程碑似的专著倡导翻译儿童文学要向儿童性回归，掀起了一股“关照读者”的大讨论，对儿童文学翻译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万物负阴而抱阳，译者在关照读者的同时是否也该对译本的文学性进行反思。倘若“为儿童而译”成为儿童文学翻译的唯一标尺，儿童性被无限放大，那么文学性是否成为可有可无的附加品？倘若译者一味迎合儿童读者的审美情趣，方方面面都做了相应调整，那么原文的文学性该如何安放？“我们在翻译时，首先想到的是要尽可能地去解读原文的诗学结构及其价值，而不是急于用自己的表达习惯去改写原文中自己没看明白的、或是自以为看明白可其实并没有明白的东西”^[12]。因此译者不能一味地照顾译本的可读性而损失原著的文学性，特别是翻译以浓厚文学性著称的作品，特别是翻译以文学性为毕生追求的作家的作品，保存原著之文学性应该是译者追求的最终目标。

三、文学性与儿童性之抗衡： 语篇主位推进模式的比较

《青铜葵花》作者和译者对儿童性和文学性的不同取向，导致原著和译著语篇特点产生显著差异，体现在语言上则呈现不同的主位推进模式。主位、述位是系统功能语言学下的重要概念。“主位是话语的出发点；述位是围绕主位所说的话，往往是话语的核心内容。”^{[15]164} 主位和述位交替展开的形式称为主位推进模式，它揭示了信息流动方式，也是语篇衔接的主要表现形式。常见的主位推进模式有以下四种：放射型、聚合型、阶梯型和交叉型。^{[15]170-171} 不同的语篇推进呈现不同的信息延伸与传递方式，体现不同程度的衔接与连贯，揭示不同的语篇功能和诗学效果。下文选取两个语篇进行汉、英对比分析。

（一）从交叉到放射：意境的消融

原文：

现在（T1）是晚上（R1），青铜（T2）骑着牛出现在了长长的村巷里（R2）。

“这哑巴（T3）心里有什么事了（R3）。”看见他的人（T4）说（R4）。

牛蹄（T5）叩击着青砖，发出踢踢踏踏的声音（R5）。

青铜的心思（T6）被什么牵引着，Φ（T7）骑在牛背上居然没有觉得骑在牛背上，更没有注意到那一张张从门里探出来向他好奇地张望着的脸（R7）。牛（T8）慢条斯理的走着（R8），他的身体（T9）随着牛的晃动而晃动，像船在水波上（R9）。他的目光（T10），省略了大麦地村，看到的是夏末初秋的夜空（R10）：那（T11）是一片深蓝的天空（R11），浩瀚的星河里（T12），成千上万颗星星在沉浮，在闪烁（R12）。

这孩子（T13）显得有点儿迷迷糊糊的（R13）。

Φ^①（T14）踢踏、踢踏……（R14）

牛蹄声（T15）在空洞的村巷里响着

（R15）。没有人（T16）知道哑巴青铜要骑着他的牛到什么地方去（R16）。

青铜（T17）自己也不知道（R17）。他（T18）听牛的（R18）。牛（T19）愿意将他驮到什么地方，就驮到什么地方（R19）。他（T20）只想在夜空下游走，不想呆在家里（R20）。^{[16]45-46}

译文：

That evening Bronze (T1) //appeared on the long main street, riding on the buffalo (R).

“What (T2) //’s going on now?” (R) the villagers (T3) //wondered (R).

No one (T4 = T3) //knew where Bronze and the buffalo were going (R).

Bronze (T5 = T1) //didn’t know either. He (T6 = T1) //let the buffalo lead the way. He (T7 = T1) //’d go wherever it wanted. He (T8 = T1) //just needed to be outside, to have time to think (R).

Bronze (T9 = T1) //looked lost in his thoughts (R). If he was aware he was riding on the buffalo (T10 = T1 主题主位), //he was surely unaware of the curious faces peering out of the doorways at him (R). The buffalo (T11) //waddled along, rocking Bronze from side to side like a boat on the waves (R). He (T12 = T1) was looking not at the village but at the sky, the late-summer, early-autumn sky, dark blue and twinkling with the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stars of the Milky Way. The buffalo’s hoofs (T13 = T11) clattered on the bricks of the empty street.^{[17]71-72}

原文、译文多用话题主位、无标记主位，这是由于语篇注重描写，平铺直叙，感情平稳，但原文主位数量明显多于译文。原文语篇主要采用交叉型推进模式，即后一个句子的主位和述位与前一个句子的主位和述位相互交叉或部分交叉，语篇焦点按照“村民—牛—青铜—牛—青铜—牛—村民—青铜—牛”的交替模式展开，焦点不

①Φ指主/述位划分符号，该符号为笔者所加，下同。

断转换，主位频繁更迭，表现青铜和牛相依相偎的亲密情感，用牛蹄声、村民的议论声、浩瀚的星空衬托青铜的孤寂和恍惚。作者并未按照一定顺序逐步描述村民、青铜、牛等意象，而是将它们相互穿插，拉大了语义连贯的空间距离，从而营造出高远的意境和浓郁的文学氛围（如表1所示）。

表1 原文、译文主位对比

序号	原文主位	译文主位	序号	原文主位	译文主位
1	现在	That evening Bronze	11	那	The buffalo
2	青铜	what	12	浩瀚的星河里	he
3	这哑巴	The villagers	13	这孩子	The buffalo's hoofs
4	看见他的人	no one	14	(牛蹄声)	
5	牛蹄	Bronze	15	牛蹄声	
6	青铜的心思	he	16	没有人	
7	(青铜)	he	17	青铜	
8	牛	he	18	他	
9	他的身体	Bronze	19	牛	
10	他的目光	he	20	他	

令人遗憾的是，译文并没有保存原文的语篇特色。译者将分散的主位合并聚拢，使语篇主要呈现放射型推进模式（见图1），即几个句子的主位相同而述位各不相同，语篇焦点按照“村民—青铜—牛”的直线模式展开，先描写村民的态度，再描述青铜的心理活动，最后衬托牛蹄的踢踏声。译文试图保持主语的稳定性，更加突出、更有调理地呈现信息。比较而言，译文放射型推进模式比原文交叉型推进模式的信息流动更为通畅，衔接更为紧密，容易给人留下“灵活变通的优秀译文”的印象。

许多书本也告诉我们“汉译英时，原文文本的主位推进模式应该在译文中以某种适宜的方式加以再现……与目标语冲突的则应该按照目标语的行为习惯，采用不同的主位推进模式和语篇衔接手段，最终实现译语文本的内部连贯性重构”^[18]。不可否认，译文确实比原文更加连贯，然而实现连贯并不是原文的语篇意图，作者正是通过这些人为的“不连贯”来实现语篇功能，产生诗学效果。虽然汉语造句多采用意合法，但句子主位推进也要遵循一定规则，实现一定程度的连贯，像上述语篇那样主位如此频繁的交替更迭并非“平常”现象，而是作者有诗学意图的微观语境建构，为的是让具有文学性的形式处于前景化的地位，以烘托高远的意境。译者以“平常”译“特殊”，以“连贯”译“非连贯”，看似增加了语篇的连贯性和流畅度，

其实弱化了青铜与牛相依相偎的情感、淡化了萦绕耳边的踢踏声和村民的议论声，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原文的诗学效果，消融了原文悠远绵长的意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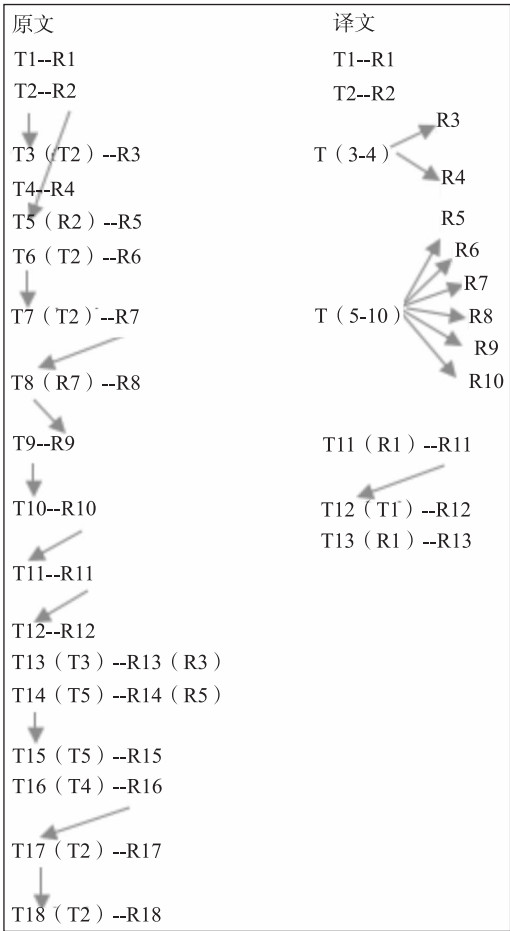


图1 译文主位推进对比

(二) 从交叉到阶梯：节奏的消散

原文：

突然 (T1)，葵花好像被什么猛地撞了一下，差一点儿跌在水中 (R1)。她 (T2) 惊叫了一声，随即，就看见水下有什么在极速地游动，搅起一团团水花 (R2)！

Φ (T3) 鱼！

青铜 (T4) 立即扑向门口，并立即关上了还勉强站立在那儿的门 (R4)。

四面断墙 (T5)，鱼被关在其中 (R5)，Φ (T6) 不时地撞在墙上或撞在青铜与葵花的腿上，每撞一次，就猛地跃出水面 (R6)。全家人 (T7) 都看到了 (R7)：这 (T8) 是一条特大的鲤鱼 (R8)！^{[16]95-96}

译文：

Then all of a sudden (T1) something flew out of nowhere and hit sunflower. It (T2) almost knocked her over. she (T3) gave a startled cry, then saw something swimming away fast underwater, stirring up waves! Φ (T4) A fish! Φ (T5) An enormous carp! Bronze (T6) hurled himself forward and hurried to close what was left of the door, to trap the fish inside the house. The whole family (T7) watched as the fish swam round and round. Every so often (T8) it would crash into one of the walls, or into Bronze's or Sunflower's legs, and whenever it hit something (T9) it would leap out of the water. ^{[17]150-151}

从原文与译文的对比可以看出，原文多用交叉型推进模式，译文多用阶梯型推进模式（见图2），

两种模式既有相似又有不同。相似之处在于前后句子的主/述位相互关照，不同之处在于关照的程度不同。阶梯型模式由于下一个句子的主位直指前一个句子的述位，衔接更加紧密，连贯程度更高。除了改变推进模式增加连贯，值得注意的是，译者还采用显化翻译策略，将隐含的语义连贯用语言的衔接手段凸显出来，如用“whenever it hit something”连接前后两个句子，用“to trap the fish inside the house”解释青铜关门的原因，而这些在原文中都是隐而未现的，需要读者自己加以推测。除此之外，原文和译文词汇特征也有差异（见表2）。

原文多使用单项主位，短小精炼，述位也由多个小句构成，节奏紧凑，层层推进，描绘出大家发现鱼后激动的心情和迅速的反应。译文主位较为复杂，包含复项主位和句项主位，放缓了原文紧凑的叙事节奏。不可否认，经过处理后的译文确实环环相扣，更加连贯、更易理解，但另一方面，它失去了原文轻快的节奏感，降低了阅读解码的难度，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读者的阅读乐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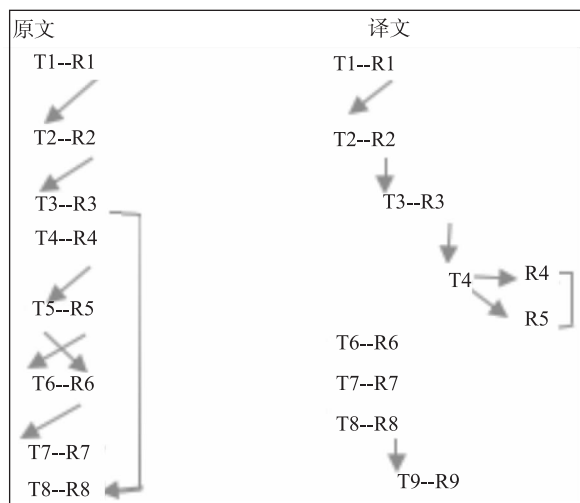


图2 主位推进对比

表2 原文、译文主位对比

序列	原文主位	译文主位	序列	原文主位	译文主位	序列	原文主位	译文主位
1	突然	Then all of a sudden	4	青铜	(It)	7	全家人	The whole family
2	她	It	5	四面断墙	(It)	8	这	Every so often
3	(那)	she	6	(鱼)	Bronze	9		Whenever it hit something

同时，译者为了避免重复，常常习惯性地将在语篇中前后出现的同一话题合并叙述，这样不仅影响叙事节奏，有损诗学效果，有时甚至有悖事实，导

致逻辑错误。以此语篇中青铜一家抓鱼的过程为例，原文隐藏着一条语义线索：被撞—惊叫—发现鱼—关门—抓鱼—看清鱼。而译文的认知过程是：

被撞一惊叫—发现鱼—看清鱼—关门—抓鱼。这样的认知过程不合逻辑，因为内涝后的水一般很浑浊，根本看不清水里的鱼，只有鱼被困后跃出水面才能看清，所以才有原文发现鱼—抓鱼—看清鱼这一过程。译者没有理解这层隐形的语义连贯，为了将同一话题合并叙述，把“看清鱼”的结果移到“抓鱼”之前，使主人公“发现鱼”之后马上就能“看清鱼”（译文为 A fish! An enormous carp!），其结果轻则加快了故事的推进进程，重则颠倒了认知顺序，破坏了原文隐形的语义连贯。

四、文学性：译者的坚守

通过上文语篇主位推进模式对比可见，原著语篇多采用交叉型推进模式以实现诗学效果，彰显浓厚的文学色彩；而译著语篇多采用放射型、阶梯型推进模式，使信息流动更通畅、衔接更紧密，以提高文本可读性，实现读者关照。在儿童文学翻译领域，重“儿童性”轻“文学性”的思想已然成为了主旋律。译者和学者们大多关注译本是否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是否匹配读者的审美能力，对为满足读者需求而付出的文学性代价较少关注，使儿童文学的本质属性——文学性反倒成为可有可无的附加品。儿童性是儿童文学的起点，文学性是儿童文学的归宿和灵魂。在儿童性与文学性的二者抗衡中，如果译者只怀揣着“儿童性”这一把标尺，使文学性无底线地退让，最终将产生“失魂落魄”“魂不附体”的译文。

正如曹文轩反对儿童文学作家一味迎合小读者的审美需求而“跪着写作”，儿童文学译者也不该低估儿童读者的语言能力和审美能力而“跪着翻译”，保存原作之风格应该是所有译文追求的目标，儿童文学翻译也不例外。如果原文语篇的表层语言衔接有一定空间距离，译者应该充分解读这种空间距离带来的诗学效果，充分信任英国小读者的阅读能力，力求保存原文语篇的“中国特色”，也许这也符合英国小读者的阅读期待，因为当他们拿起一本具有“东方风情”的儿童文学作品，他们不仅想了解中国文化，还应该了解中国儿童文学的叙事方式及文学特点。如此说来，保存文本的文学性也是“为儿童而译”的目标之一。儿童文学翻译也应给予“文学性”足够的关注，不能一味地

以牺牲文学性为代价满足儿童性，保存原著的文学性应成为译者的坚守，保存原作之文学风格或是儿童文学翻译的基本策略和根本原则。

【参考文献】

- [1] 贺绍俊. 孤傲的唯美写作 [J]. 中国图书评论, 2005 (8): 29.
- [2] 崔庆蕾. 论曹文轩小说的叙事伦理与审美追求 [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6 (9): 65-72.
- [3] 陈向红, 徐柳娟. 曹文轩作品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 [J]. 外语与翻译, 2019 (2): 1-6.
- [4] 石琼. 《青铜葵花》的写作与翻译 [J].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2018 (5): 336-337.
- [5] 徐德荣, 范雅雯. 论《青铜葵花》英译本中风格再造的缺失 [J]. 山东外语教学, 2018 (2): 120-127.
- [6] 朱自强. 朱自强学术文集: 卷2 [M]. 南京: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5: 330.
- [7] 曹文轩. 文学性是儿童文学存在的依据 [N]. 中国图书商报, 2005-11-18 (4).
- [8] 周小仪. 文学性 [J]. 外国文学, 2003 (5): 51-63.
- [9] 王泉根. 《曹文轩文集》的学术品质与审美格调 [J]. 中国图书评论, 2003 (5): 22-25.
- [10] 姜汉忠. 曹文轩的《青铜葵花》是如何向英国输出版权的? [N]. 中国知识产权报, 2016-05-06 (2).
- [11] ZOE. An interview with the translator of Bronze and Sunflower by Cao Wenxuan [EB/OL]. [2015-04-27]. <http://www.playingbythebook.net/2015/04/27/an-interview-with-the-translator-of-bronze-and-sunflower-by-cao-wenxuan>.
- [12] 王东风. 从诗学的角度看被动语态变译的功能亏损 [J]. 外国语, 2007 (4): 48-56.
- [13] 萧袤. 文学性，儿童文学不应丢掉的根本 [N]. 环球时报, 2019-03-29 (5).
- [14] OITTINEN, TIITTA. RIITTA O. Translating for Children [M].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2000.
- [15] 胡壮麟, 朱永生, 等. 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 [16] 曹文轩. 青铜葵花 [M]. 南京: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5.
- [17] CAO W X. Bronze and Sunflower [M]. WANG H, trans. London: Walker Books, 2015.
- [18] 司显柱, 庞玉厚, 等. 汉译英翻译研究功能途径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7.